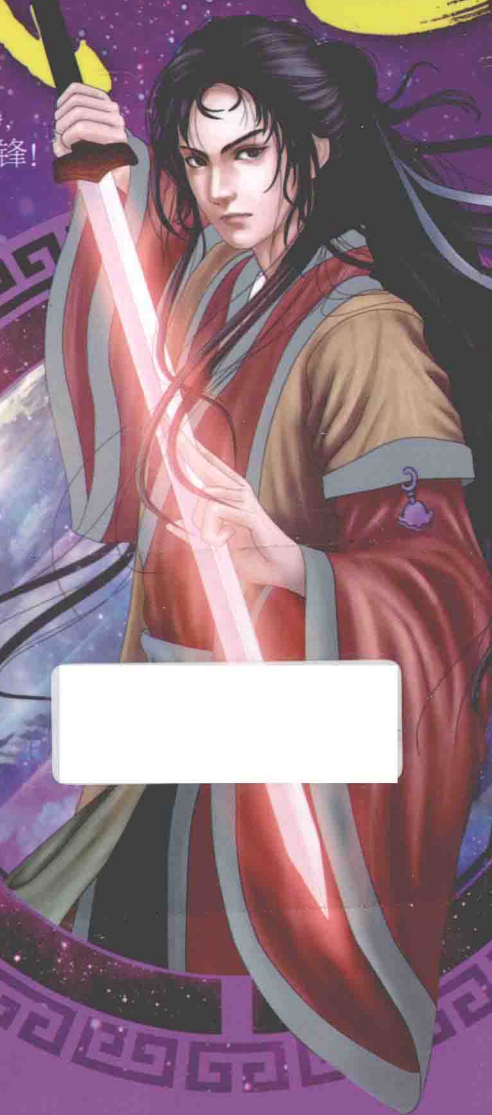


何常在◎著

武动苍穹^⑤

与妖战，与魔斗，与仙争，
一剑在手，谁与争锋！



我吃西红柿
唐家三少

点
赞
推
荐

神通无边
水龙长啸
斗转星移
天地玄机

踏破十洲三山，问鼎终极强者！
作家何常在开启首部奇幻巨作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何常在◎著

武动苍穹⁵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动苍穹 . 5 / 何常在著 .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 2015.4

ISBN 978-7-5502-4850-2

I . ①武… II . ①何…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0665 号

武动苍穹 . 5

作 者: 何常在

选题策划: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徐秀琴

策划编辑: 万小红 张艳婷

封面设计: 书舟设计

版式设计: 王玉双

责任校对: 张艳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0 千字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5 印张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4850-2

定价: 25.00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58572848



目录

01 方丈山 / 001

张翼轸和画儿来到方丈山前，一眼望去，此山并无独特之处，与远处连绵不断的群山相对而立，犹如被人以大法力硬生生从群山之中分出一峰一般。方丈山高不过百丈，方圆也顶多数十里，倒更如一座土坡。如今正是仲夏季节，山上遍布花草，生机勃勃，也是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02 北海龙宫 / 029

北海天气无端，张翼轸当仁不让，控水之术一经施展，方圆数十丈内风雨不侵，一片清明。众人各展神通，说笑间穿过一片电闪雷鸣之处，转眼间又来到巨浪滔天之所，气候风云转化之间，不多时已经深入北海不下万里。

03 美人如玉剑如虹 / 057

张翼轸美人在怀，香气入鼻，一时不禁气血上涌，又想起方才的香艳情景，难免意乱情迷，再也抑制不住，俯身在戴婵儿的额头轻轻一吻。只见戴婵儿双目紧闭，脸庞光洁如玉，泪痕未干，犹如楚楚可怜的弱小女子。

04 白凤公子 / 085

白凤公子哈哈一笑，得意非常：“不管你是何人，不过眼光倒是不错，连我的独门离魂术也认得，不简单。不过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杀我，戴婵儿对我言听计从；杀了我，戴婵儿便失魂落魄，谁也不认得。哈哈哈哈哈，看你等能奈我何？”

05 对决 / 117

眼见崔向的法宝离真平不过一丈之遥，张翼轸的元水剑却后发先至，横亘在真平面前，生生将法宝拦下。剑光一闪，以元水剑之力，竟将法宝从中一分为二。随后光芒一收，法宝变回原先大小，一晃，便又飞回崔向手中。

06 重见光明 / 145

乳滴一入双眼，张翼轸只觉一股钻心的疼痛由双眼传来，痛入肺腑，几乎难以忍受。尽管张翼轸紧咬牙关，仍觉双眼犹如被人生生剜掉一般痛不可言，不过呼吸之间却犹如过了无比漫长的时间，浑身大汗淋漓，全身湿透。

07 咫尺天涯 / 177

极目远眺，但见远方海天相连，仍是海水不绝。张翼轸心中纳闷，其余三处两海相交之地，一到相交之时，行不多远便可见奇异之处，此地为何偏偏不同，眼下前行不下两万里，怎的还不见咫尺天涯所在？

08 紫金钹现世 / 205

蓦然，紫金钹光柱扩展到一丈粗细，张翼轸置身其中，只觉全身猛然收紧，如同十万大山压身，浑身骨骼噼啪作响，直欲被压得粉碎。若无流光飞舞护身，只怕在紫金钹的重压之下，已经心意松懈，当场认输了。



01 方丈山

张翼轸和画儿来到方丈山前，一眼望去，此山并无独特之处，与远处连绵不断的群山相对而立，犹如被人以大法力硬生生从群山之中分出一峰一般。方丈山高不过百丈，方圆也顶多数十里，倒更如一座土坡。如今正是仲夏季节，山上遍布花草，生机勃勃，也是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此去北海忆旧事

话说中土世间虽不如四海宽广，却也无比辽阔，方圆不下数十万里。其间有人居住之处尚不足十之四五，约有半数之地不是不毛之地，便是高山密林，未名凶险之处，人迹罕至。是以张翼轸一行十数人自南向北横穿中土世间，一连飞空了数个时辰，身下依然是连绵不断的深山，荒无人烟。

好在一路之上灵空滔滔不绝说个不停，倒也不让人觉得飞空乏味。灵空能说会道，再加上生性喜好夸大其词，是以将他的经历绘声绘色描述而出，也令众人一时惊奇无比。尤其是对灵空其人不甚了解的金翅鸟众人，经灵空一说，加再上灵空原来误打误撞将他们救起，更是对其神仙下凡一说深信不疑，心中认定灵空定是因为偷喝王母娘娘的仙酒而被贬下凡的天仙！

却原来灵空在得知东海事发之后，与灵性大吵一架，其后细想之下又觉不对。本来灵空当初就对罗远公看不上眼，又想到曾与罗远公作对被他人暗中摆了一道，如此心胸狭窄之人，既然敢公然将张翼轸列为道门公敌，接下来若不整治他也说不过去。

灵空想通此处，便要暗中知会画儿，约画儿一起逃出三元宫，也省得在此被罗远公视为眼中钉。不料三元宫上下却是遍寻不见画儿行踪，灵空无比焦急却又无可奈何，最后无奈只得独自下山。

灵空悄然溜走不久，便在半路之上偶遇一名道士，一见他现身便挺剑来刺，声称他是三元宫弟子，为维护道门昌明，特将灵空正法。灵空虽然修为不高，但对付一名三代弟子还是绰绰有余。打斗几下，又不知从哪里冒出数名修道之士，个个义愤填膺，挥剑便刺。

几名修道之士尽管也自报家门，说是某家道观之人，灵空却连眼前的三元宫弟子也觉得面生得紧，其余弟子更是未曾谋面。不过数人攻势颇为凌厉，容不得灵空问东问西。在数人的围攻之下，灵空有些招架不住，只好仓皇而逃。当然，灵空自圆其说的说法是，同是道门中人，怎可自相残杀？是以他灵空不和小辈一般见识，放了众人一马。

经此一事，也印证了灵空先前猜测，罗远公果然要置他于死地。灵空自认聪明绝顶，神仙下凡，岂会惧怕小小的地仙罗远公？是以灵空才不管罗远公如何布置天罗地网要将他拿下，既然眼下无法可想，不如重操旧业，正好自在逍遥一番。

灵空一路西行，一直行骗到关西之地。关西位于华山之西，距极真观不过千里之遥。关西位于中土最西之处，却也是一处繁华大城。灵空在关西城内如鱼得水，骗人无数，倒也活得滋润。

不料灵空骗来骗去，却是惊动了一位大员，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镇守关西的关西节度使。

灵空被兵丁捉拿带到了节度使府中才知，原来节度使女儿曾被修道之人谋害而死，是以节度使生平最恨道士，将灵空抓来要治他一个招摇撞骗之罪。

灵空自认是神仙下凡，岂能被凡间官员吓住？当即信口开河胡诌一番，直将节度使说得信以为真，惶恐不安之下向灵空拜求，求灵空大展神通，打破阴阳相隔，让他父女得见一面。灵空自然又大讲天地平衡阴阳不可相通的道理，末了又少不得劝慰节度使一番。

节度使悲伤之余，将他女儿之事和盘托出。灵空听了却是当场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帮他找到那个名叫冷阳的道门败类，唬得节度使连连道谢，最后厚赠灵空百两黄金。

灵空出得节度使府邸，对于寻找冷阳之事转眼即忘，正要拿上黄金赶紧逃离此地之时，却忽然被人捉住。灵空正要大吵大嚷自称神仙下凡，却被来人不由分说全身禁制。

灵空只觉被人押送一路向北飞去，一直出了中土铁围山，来到北海之上，来人才将灵空解禁，由他活动一二。

灵空一张嘴便又一番神仙下凡的高论，来人也不理他，只是讥笑几声。灵空无奈之下，心生一计，得了个机会，乱嚷声中将道袍脱下扔到海中。

来人将一枚玄龟珠放在灵空身上，随后将灵空带到北海龙宫之中，关押起来。每日好吃好喝好招待，却任凭灵空如何相问、如何吹嘘，却是不理。一连过了两月有余，看管灵空之人突然换了，此人自称华自在，生性喜好说话。灵空自是求之不得，天天与华自在高谈阔论，不久竟令华自在对灵空高看一眼。

又一日，灵空与华自在东扯西扯过后，便又向华自在吹嘘王母娘娘的琼浆玉液是如何美不可言，直听得华自在向往不已。二人又畅饮一番，向来酒量甚好的华自





在不知何故竟然几杯酒喝下便一醉不起。

说来也怪，向来戒备森严的龙宫水牢今日却是格外宽松，只有数名鱼兵在一旁打着瞌睡。如此良机岂可放过？灵空悄悄打开牢门，准备趁人不备，暗中溜出龙宫，乘机溜走之际，目光一瞥，却无意中发现华自在的腰间系有一物，形如角却光华隐现。有宝不得岂是灵空性子？当下顺手牵羊将此物拿上，立刻出得海面，御剑飞空，不敢有一丝停顿，疾飞一路南行。

中土无处容身，四海之大，自然有容身之处。既然北海捉他，索性一口气跑到南海，不信北海还敢到南海之上抓人。灵空自以为计，飞空不停，走走停停一连飞了一月有余，才来到天南之地。

铁围山以北，中土世间凡人居住之地以南，中间有一片长达万里的无人地带，人称天南之地。此地天空暗黄，滴雨不下，却也浓林密布，群山绵延。群山本来无名，因位居天南，故以“天南山”称之。据传天南山中有一座通体暗红的山峰，名为九幽山。九幽山下接九幽阴火，受阴火日夜煅烧，是才呈暗红之色。

灵空来到天南之地，也不停留，一向听说南海气候宜人，倒也有心到南海闲散一些时日。无意间路经一条山谷，正是前往九幽山的必经之路，却意外发现戴婵儿被人擒住，被数名奇形怪状之人押送，不知正送往何处。

换作平常，灵空是否要救戴婵儿只怕会犹豫一二，只是先前被北海所擒，戴婵儿身为金翅鸟，正好克制龙族，说不得也要帮上一帮。再说戴婵儿出手一向大方，若救她一命，不定会有多大的好处可得。

灵空大喊一声，从空中降落，直朝押送戴婵儿等人的怪人冲去。不料一时用力过猛，临近地面之时，竟是站立不稳，身子一晃便从剑上跌落。

几名怪人先是一惊，随后哈哈大笑。

谁知笑声未落，忽从灵空身上飞出一物。此物一飞到空中，便“砰”的一声裂开，散成万点蓝光。蓝光一闪，犹如自有灵性一般，顿时将全部怪人猛然击倒在地，竟是当场杀死，一个不留。

灵空伸手一摸，原来正是从华自在身上所偷宝物将怪人歼灭，当下便大言不惭声称乃是他自己炼制的法宝。戴婵儿却是知道灵空的本领，不过受人之恩当敬人之事，也只好假意奉承几句。

灵空和戴婵儿一商议，得知原是罗远公将她拿下，且还将她体内金翅鸟特有传

讯之术提取，转到凝婉华身上，由她在南山岛引诱金翅鸟上当。灵空一听当即义愤填膺，主动提出要前往南山岛捉拿罗远公，将东海之事公布天下。

戴婵儿心知灵空哪里会是罗远公对手，便回身和众人商议一二，先由两名金翅鸟即刻赶回无天山报信，其余人等一同前往南山岛，即便不是罗远公的对手，也要暗中与其周旋一二，不能令凝婉华再诱骗金翅鸟前来送死。

几人商定完毕，一回头，却发觉灵空已经不见，却是抢先一步赶往南山岛。戴婵儿只好和众人一起动身前去追赶灵空。

自然，诸多丢人尴尬之处，在灵空嘴中便成了神机妙算，或是故意示弱的诱敌之计，总之，灵空神仙下凡，无所不能，上天入地，无人可敌，如是等等。一连说了两个时辰，灵空意犹未尽，还要再卖弄一二，却被张翼轸打断。

“师傅，那关西节度使可是名叫柳公元？”

“正是……翼轸你从何得知？对了，不愧为我的得意徒儿，定是也学会了我的神机妙算之法！”

张翼轸才不理睬灵空胡乱岔开话题，心中猛然想起成华瑞所说的柳仙娘之事，又问：“柳公元的女儿莫不是柳仙娘？”

灵空更是瞪大了眼睛，奇道：“没错，正是！啊……翼轸，难不成害死柳仙娘之人正是你？”

什么？张翼轸哭笑不得，这灵空也忒是无端了一些，怎会有如此不堪的想法？急忙说道：“师傅莫要乱说，我是受人之托，正好听说过此事。只是不知这关西之地位于何处？”

灵空却是嘻哈一笑，向下一望，说道：“眼下我们正在关西上空。好徒儿，是不是听我骗了柳公元百两黄金，也一时心疼，要再骗他一骗？”

借道关西闻仙山

张翼轸低头一看，果不其然，几人正飞行在一处繁华大城的上空。当下心念一动，顾不得反驳灵空的胡言乱语，想起自己在玄冥天中也曾因《鬼仙心经》得了些许好处，而《鬼仙心经》正是由柳仙娘传给成华瑞，再由成华瑞传授与他，说来也





算与柳仙娘有些渊源。既然事有凑巧，正好来到关西，说不得也要帮她一帮，将话传到，也好慰藉柳公元的思女之痛。

张翼軫打定主意，将柳仙娘之事简要一说，立时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赞同。

戴婵儿一脸恨恨之色，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低头不语，倒令张翼軫感到好生奇怪，先前那个乖张任性的婵儿怎么现今变得如此优柔寡断？究竟出了何事？

方才一路之上，张翼軫也想寻个空子问上一问，不料戴婵儿总是有意无意躲到一边，更是令他心中不解。

反倒戴蛸子愤愤不平地说道：“那个叫什么冷阳的，当真是个混账东西，若让我戴蛸子遇到，管他是谁，一口吞了便是。”

转身看着倾颖，自知失言，忙讪笑说道：“倾颖公主勿怪，我戴蛸子不吃生人的，啊，以后也不再食龙。那个冷阳，我一爪抓死便是。”

众人说笑间，寻到一处僻静之地，悄然降落，由灵空当前带路，前往节度使府。

关西城虽是偏远之城，却也人来人往格外繁华，众人不觉什么，只有画儿东张西望看个不停，看到什么都要好奇地问东问西。灵空也不嫌烦，跟在画儿身旁指点不断，这一老一少倒也玩得不亦乐乎。

无天山众人也极少在世间走动，更没有在此等凡间城镇逛街而行，也是觉得无比新奇。刚刚脱离生死之患，众人都心情大好，竟是不慌不忙在街道之上缓步而行，倒如闲来无事上街的富家子弟。

关西城倒也不小，街道两旁错落有致林立无数商铺。众人边走边看，一连走了近一个时辰才到节度使府。

节度使府坐落在宽有三丈的一条街道之内，朱红大门怕有一丈多高，门前分列两只威猛无比的石狮，更有八名护卫站立两旁，威风凛凛。

果然是一方大员，气派不小。

门前护卫竟还认得灵空，一见灵空现身，立时迎向前来，态度十分恭敬，拱手说道：“老神仙大驾光临，我家大人得知定然喜出望外。请老神仙稍候片刻，小的这就去禀报。”

灵空一脸肃然，微一点头，也不说话，俨然一副高人风范，倒也是做派十足。张翼軫看了只好强忍笑意，画儿却从未见过灵空这般模样，嬉笑说道：“灵空道长当前一站，画儿怎么越看越像世外高人？”

此话甚合灵空心意，直乐得满脸堆花，正要自夸几句，忽听大门一响，竟是关西节度使柳公元亲自出来迎接。灵空立时脸色一紧，恢复一脸肃穆之意，冲柳公元微一拱手，说道：“怎敢劳柳大人驾亲自出来迎接贫道，倒让贫道一时惶恐。”

嘴上说是客套，脸上却无一丝不安之色，这灵空，一身演技已然炉火纯青，令人不得不好生佩服。

柳公元又与众人客套几句，引众人入内，宾主落座上茶之后，柳公元这才问起灵空来意，问他是否捉拿了冷阳恶贼。灵空先是敷衍过去，又天南海北乱吹几句，这才将张翼轸推到柳公元面前。

张翼轸自然不能少了礼数，微一沉思，开口问道：“敢问柳大人可还记得冷阳此人长相如何？”

不知何故，张翼轸心中总是隐隐觉得冷阳此人或许与他相识，是以首先开口问及相貌。

柳公元虽不知张翼轸究竟是何身份，不过是老神仙介绍之人，应该也是不差，微一沉吟当即说道：“冷阳生得一般模样，肤色微黑，身材不高，若说真要详细描述一二，本官倒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毕竟时日已久，且当时交往之时，也并未特意留意此人。不知这位张道长，可有此人消息？”

张翼轸却是摇头，说道：“暂时没有，本想从柳大人之处探听一些有用的消息，眼下看来，柳大人也是所知有限。不过在下倒是有一事相告，是受令爱柳仙娘之托特来向大人转告一声，依令爱所言，还望柳大人不要追究冷阳的过错，令爱说，一切罪责由她一人承担。”

“胡说！”柳公元拍案而起，怒气冲冲地说道，“若非老神仙领来之人，本官早就将你打将出去。你这后生，莫非是冷阳派来的说客？”

张翼轸自是知道柳公元对冷阳恨之人骨，若不是先前灵空的一番神仙之说做足了功课，只怕他如今仍对天下所有修道之人全无好感，当下晒然一笑，说道：“好教柳大人得知，道门出此败类，在下也是有心揭露其人险恶用心，好让令爱得知之后幡然醒悟，不再受其蒙骗。奈何令爱虽死仍是不疑冷阳害她，特委托成华瑞道长前来告知柳大人不要为难冷阳，成华瑞不得来此机会，正好在下有事路经关西，特来转告柳大人。五年后的正月初一，令爱可有重返人世的一日光景。”

“真有此事？”





柳公元见张翼轸说得言辞恳切，按下心中的愤恨之意，问道：“本官先前也听老神仙所说，得道高人若是法术高强，可以通阴阳、下九幽。听你所言，莫非那位成华瑞道长神通广大，可是到了阴间面见了仙娘不成？”

张翼轸当下也不隐瞒，将成华瑞偶入青冥洞天撞见柳仙娘一事说出，柳公元听了又惊又喜，忙又唤出柳夫人。

柳夫人一身上穿着高贵大方，却神色之间悲伤无比，一脸憔悴，初听张翼轸之言不免疑心不过是虚妄之说，一听张翼轸说出“十三娘”三字，顿时热泪长流，点头说道：“不错，正是我那可怜的女儿，幸好，女儿成就了鬼仙，也算稍慰我心！老身在此谢过张道长传话之恩！”

说着，柳夫人竟是冲张翼轸盈盈一礼，张翼轸急忙双手虚扶，连称“使不得”，忙又向柳夫人提及柳仙娘五年之后重返世间，约冷阳在她二人初见之地会面。

柳夫人却是自顾自地施完一礼，才又说道：“老爷，女儿与那恶人初次见面之地，应是关西城外五十里的方丈山……”

“方丈山？”

张翼轸悚然而惊，怎会与传闻中的方丈仙山同名，先前怎么从未听闻中土世间还有方丈山？惊骇之下，也顾不上失礼，急急问道：“敢问夫人，这方丈山有何来历？”

柳夫人却是无比惊奇地说道：“听张道长口音不是本地人，如何得知这方丈山有所来历？这方丈山十多年前还名叫太平山，位于关西城西五十里，正是万恶山的外围。据传万恶山内有万种恶兽，凡人入内必死无疑，所以太平山虽然风景如画，景色秀丽，也是无人敢往，唯恐丧命于恶兽之口。

“相传十多年前，忽有一男一女两名仙人自天而降，落在太平山上，见此地景物绝美，以大神通在一处山壁之上写下八个大字，然后飞天而去。后来有人见到此字，便将此山改名为方丈山，一直流传至今。因关西之地比较偏远，而此山又不过是一处小小山峰，是以只有本地人才知方丈山之名。”

男女仙人，太平山改为方丈山，种种机缘巧合，无不令人不得不深信，恐怕这两名仙人定是来往太平村、出入龙宫的华服男女！

张翼轸惊闻此等逸事，顿时喜出望外，微一深思更觉其中奥妙难测，仿佛所经之事千丝万缕都有精妙无比的内在相连之处。成华瑞无意中跌入青冥洞天，得知柳

仙娘之事，其后他又从成华瑞之口得知此事，本以为关西之地过于偏远，极难得了空闲亲身前往，不料却又因灵空的意外行骗竟与柳公元相识。此去无天山又正好路经关西，有心助成华瑞一了心愿，帮柳仙娘一偿夙愿，谁知一问之下，在关西城西之地，却有一座小山名叫方丈！

只是不知那柳仙娘与冷阳怎会在方丈山上相见，而冷阳又究竟是何许人也？这期间又有何玄妙之处？张翼轸想来想去不得要领，按捺住心中的疑惑之意，又问：“不知令爱如何与冷阳在方丈山上相见？”

柳夫人微一定神，脸上哀伤之色未去，却是答道：“自神仙男女飞天而去之后，方丈山上一片祥和，别说万恶山的恶兽不敢来此扰乱，便连寻常的毒蛇蚊蝇也全然不见，山上更是四时花开，分外秀美。久而久之，这关西城外的少年男女便仰慕仙人风姿，一心要做那神仙伴侣，是以每年春季都有不少人前往方丈山赏花，名为赏花，实为眉目传情。

“仙娘那一日也去了方丈山，回来之后便有些神思恍惚，心神不宁。为人母者，对女儿心思自然一望便知，仙娘时而暗笑，时而蹙眉，她又恰好自方丈山返回，定是遇到了令她心动的男子。只是仙娘在我追问之下，却是摇头不答。”

其后之事不说张翼轸也心里清楚，定是冷阳一见柳仙娘便动了心思，暗中来到她的闺房之中与她幽会，随后种种之事，终于害得柳仙娘命赴黄泉。

猛然间又想起关键之处，忙问：“请问夫人，那一对神仙男女在方丈山上所留何字？”

柳夫人一愣，低头一想，答道：“方丈仙山，咫尺之间！”

仙山何在咫尺间

果不其然！

张翼轸心中更加断定此二人定是将他送到太平村的华服男女，既然二人在此地出现，还将原本与太平村同名的太平山改名为方丈山，定有深意。既然来此，说不得要登山一观，看看是否有玄机之处。

心中主意既定，张翼轸向柳公元拱手说道：“柳大人，既然在下已将话带到，



便已了心愿。至于冷阳其人，虽是令爱有言不让大人追究，不过在下身为道门中人，若是遇到此人，定会将他拿下，令他悔过。若是不然，也会将他交与其师傅以门规处置。眼下诸事已了，就不再叨扰大人，我等还有事要办，这便告辞了！”

柳公元急忙站起，一脸愕然说道：“此话怎讲？张道长，莫非嫌弃方才本官言语唐突？既然来到关西城，本官身为关西节度使，若不好好款待诸位，岂不让人嘲笑本官待客不周？”

“对，对，翼轸，莫要让关西百姓议论柳大人的不是！我等既然来到柳大人府中，怎能如此仓促离去？少说也要与柳大人把酒言欢，再谈论一些仙家逸事才好。”却是灵空笑眯眯地插话说道，显然心中另有盘算。

张翼轸不免有些为难，正要说出心中所想，灵空眼珠一转，却又说道：“翼轸，我看你定是想前往方丈山一游……这倒也是，你如今年纪不小，也该婚配，说不定方丈山上正有大好姻缘等你。你且办你的事情，师傅我还要与柳大人叙叙旧，拉拉家常，岂不两全其美？”

张翼轸情知灵空定有所图，一想也好，若是一众人等全数前往方丈山，浩浩荡荡也太惹人注目。当下心思一转，转身对倾颖说道：“倾颖，不如你和画儿先陪柳夫人说话，我和婵儿前往方丈山一观，你意下如何？”

倾颖自是知道张翼轸心意，也早已留意到戴婵儿反常之处，嫣然一笑，说道：“如此甚好，也正好我和画儿累了，乘机歇息一二。”

“主人师兄，画儿不累！”画儿却不解风情，跳到张翼轸面前道，不过见张翼轸和戴婵儿神态微妙，气氛尴尬，顿时恍然大悟道，“画儿明白了，主人师兄定是与婵儿姐姐有悄悄话要说，所以才会背着别人要去方丈山幽会。倒不是画儿指责主人师兄的不是，画儿和倾颖姐姐都是心底坦荡又乖乖听话的好人，主人师兄其实不用假装一番，明说出口，难道倾颖姐姐和画儿会阻拦不成？哼，小气鬼！”

画儿有所想便有所言，当众说出，立时令张翼轸尴尬无比。戴婵儿本来一脸红润，满眼期待之意，被画儿当众点破，立时脸色一变，摇头说道：“我和张翼轸之间既无私密之事，更无话可说，且现今我也无心游玩，方丈山不去也罢。”

画儿见此情景，自知说错了话，不好意思地做了个鬼脸，小声说道：“那就只好由画儿陪主人师兄前去方丈山了，可好？”

张翼轸见戴婵儿脸色说变便变，只好暗暗摇头，也不勉强，当下和柳公元客套

几句，问清方丈山方向，便和画儿出得节度使府，寻到一无人之处，风匿术一经施展，便隐去二人身形，飞空而去。

张翼轸和画儿来到方丈山前，一眼望去，此山并无独特之处，与远处连绵不断的群山相对而立，犹如被人以大法力硬生生从群山之中分出一峰一般。方丈山高不过百丈，方圆也顶多数十里，倒更如一座土坡。如今正是仲夏季节，山上遍布花草，生机勃勃，也是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山上游人如织，大户人家奴婢成群，小户人家安步当车，只身上山，一时也热闹非凡。张翼轸和画儿暗中降落，挤入人群之中，不多时便来到山顶。

山顶之上矗立一处断崖，断崖宽有数里。断壁之上，龙飞凤舞写有八个大字：“方丈仙山，咫尺之间！”字迹圆润饱满，颇有飘逸洒脱之意。再一细看，每个字有一丈大小，入石一尺有余，却是被人以法力生生刻入石壁之中。

自然以张翼轸目前修为，在石壁之上写出这八个大字也非难事，若只以写下这八个大字便认定是仙人所留，也是牵强。不过在世间凡人看来，能在石壁之上，凌空写下入石一尺的大字，定然是神仙所为。

山上也是人来人往，无一处清静之地。张翼轸和画儿四处转来转去，也未发觉有何异常。走了半晌，二人来到常人难及的陡峭之处，跃身飞上高约数十丈的一处高台，四下一望，整个方丈山便收入眼底。

以张翼轸看来，方丈山倒也平淡无奇，与寻常的名山更无相比之处，景色虽也入眼，不过是些小景小色，也无出彩之处。是以张翼轸凝望半晌，又静心感应一番，一无所得，不免有些失落。

画儿却不知何故一直沉默不语，在高台之上静立不动，直视远处的断崖之处，一时痴迷。张翼轸不免好奇，画儿生性爱玩，见此等繁华之地竟神思渺渺，不嬉笑热闹，莫非画儿也有了心事不成？

张翼轸转身向远处的万恶山望去，却见万恶山蜿蜒不知几万里，重重叠叠，犹如一条从天而降的巨龙横亘天际。万恶山若从传闻推测，却与铁围山相差无几。在铁围山之内还有一处万恶山，这中土世间倒也颇多绝密之地，别说寻常凡人，即便地仙恐怕也不知其中之秘。

一时心思翻滚，不知怎的又想到不知所踪的青丘。好在青丘法力大增，先前见天媪子去而复返，乘机救走红枕，却不见青丘行踪，莫非青丘被天媪子打伤不成？



也不会，毕竟先前二人比试之时，天媪子并非青丘对手。既然天媪子安然返回，只怕青丘无法收回化身，或许与化身纠缠不休，远遁而去也未可知。

想了半晌青丘，张翼轸又将海角天涯、海枯石烂以及沧海桑田几处遇到的玄冥、烛龙和毕方对比一番，玄冥身为控水灵兽，烛龙乃反了天的天龙，毕方本为控木灵兽，三人虽不尽相同，却有一共同点，便是全数躲在自成一界之处，以免被天帝察觉，难不成天帝不容三人于天地之间？

对了，非但毕方认定除玄冥以外的天地灵兽已然消亡于天地之间，便连南海龙王倾南也认定玄冥早已消散无存，如此说来，天地灵兽举世无存之事应是天庭之言，所以神人才全部深信不疑。若如此，岂非说明天地灵兽也与烛龙一样曾反叛天帝？

想通此处，张翼轸不免骇然而惊！

真是如此的话，他一身操控天地元水之能全数由天地灵兽传授，日后若是真的成就了飞仙，飞升天庭之后，一旦被天帝察觉，若是问及天地元兽隐藏于何处，他该如何作答？

即便是古怪莫名的毕方也于他有授艺之恩，若是因他透露藏身之处而被天帝所灭，说不得也是他之过错。若他不说，天命难违，又该如何应对？

一念及此，张翼轸难免头疼一番，却又转念一想，成就飞仙还遥不可及，即便飞仙大成，飞升天庭，是否得见天帝还未可知，现今何必做此无谓猜想？一经想通便心意大松，收回心神，心道华服男女现身龙宫不说，还现身太平村，却又在此地留下行踪，是无意而为还是特意为之？二人将此山改名为方丈山，其中又有什么重大隐情？

思索一番张翼轸还是难以猜透二人所做一切究竟有何深意，应该不会只为引他前来这般简单。若真是如此的话，早先就会在他身世之谜上多留一些可寻的线索，而不会只留下一本书和一面铜镜。

想到怀中的无字天书，张翼轸猛然记起自上次出得未名天之后，一直不曾拿出无字天书一观，正好今日难得空闲，有此良机，何不细心翻看一番，看是否有所收获？

正想自怀中取书，猛然间感觉四周陡然云起雾升，一阵山风刮过，远处断崖之处，片刻之间便汇聚无数云雾弥漫其间。

正好画儿也回首回来，正面相对张翼轸。画儿一脸淡然之意，背后是一片断崖，断崖之处云雾翻腾，被山风吹得翻滚不停。张翼轸只看一眼便觉脑中轰然一声，顿